

阿修罗

A.S.U.R.A

寒武纪 /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阿 修 罗 I

寒武纪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修罗. I / 寒武纪著.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
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78-1213-5

I. ①阿… II. ①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6548 号

阿 修 罗 I

寒武纪 著

出 品 人	鲍观明
责任编辑	赵 丹 王程洁
封面设计	李黛芸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213-5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序

黄亚洲

谍战小说是大家都喜欢看的。

我指的不仅是阅读的当时，读者的肾上腺素那种有效的调遣，那种惊悚，那种讶异，那种激动，那种舒畅，随着线索以匍匐前进的态势徐徐展开，一路都叫人那么的兴奋，双眼在日光里或台灯下始终熠熠闪光犹如饿狼——我指的还是，谍战小说所体现的那种鲜明的不容分说的善恶价值。

尤其是民族危亡之际，这种善与恶的在特殊领域的殊死较量，更加叫人心潮澎湃，浑身骨骼打架，刹那间感到本民族有人，暗中照样有手段如此了不得的死士伏着，他愿反手一击，他愿以死报国，这多么的叫同胞自豪。同胞里不尽是汉奸。

读《阿修罗 I》，这两种感觉皆备，味道真个不错。感谢年轻的 90 后作者，他布置了一个背景设置于抗战初期的杭州的惊险故事，使我这个杭州人在阅读中平添一份惊喜。

显然，这部作品在内容上，具备了畅销谍战小说的所有元素。军阀、军火商、救国会、中共地下党人员等各种角色轮番登场，行刺、暗杀、营救和破坏等间谍行动此起彼伏，情节冲突、反转，环环相扣，可读性不可谓不强；而在精神营养的传输上，又把一群死士或者说英雄的内心，表达得如此决绝与感人。当然，作品中插入的当年苏杭小曲、地名习俗，也使得小

说的历史感更加浓郁。

至于语言风格,也相当值得一说。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包括当今日益被所谓主流文学重视的网络小说,归根结底,也是要把语言作为第一艺术要素的。这部《阿修罗 I》的语言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很是倚重对话。喜用对话推动叙事并且表达人物情怀,这种技法我们已经看得不少,尤其从影视剧本转换过来的小说,这一特色很难避免。其得失,读者自有不同评判。但我要说的是,这部作品的对话风格却又有殊,作者将人物对话处理得十分简洁明快,而在干净利落之中又旁求一份故事叙述的雅致,文字清新,不陈腐,不落套,节奏如奔马,得得有声。一个年轻的 90 后作者能如此刻意地探索文字、追求风格,驾驭表达,实属难得。

抗战初期的杭城风云诡谲,不妨跟着作者年轻有力的步伐去那里看看秘藏的历史。情节的跌宕给你带来的惊秫,是一份快感;了解“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城在沦陷时代的善恶搏杀,更是一份历史的感受。好在作者的向导风格非常明快,你的阅读会一气呵成。

这种阅读经历,当能令人喜欢。你一定会同意这一点。

(序言作者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届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鲁迅文学奖得主。)

目 录

第一章	鼯鼠	001
第二章	杜诚	026
第三章	明楚	047
第四章	止月	066
第五章	攻城	082
第六章	病毒	102
第七章	犀牛	118
第八章	近冬	138
第九章	绍兴	158
第十章	灰色	177
第十一章	陨落	195
第十二章	阿修罗	210
后 记		229

第一章 鼯鼠

镣铐、围栏里伸出的手、深不见底的监牢。

江义城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前几日还是风光无限的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员，今日，就变成了一串狰狞的数字。这些数字被印在粗布囚服的胸前，张着血盆大口，啃噬和侵吞他所剩无几的生命。

就像那些，从两侧围栏里伸出的、枯瘦的手，拼命想要拉扯、抓夺。

一、艾蕊

付白衣坐在“维也纳”舞厅的二楼，目光投向舞台中央，丝毫没有注意到坐在对面的李浅已唤了他两声，只顾自心想，台上这女子分明就在唱着些靡靡之音，但一颦一笑给人的感觉尽是高贵且遥远，像是出身高贵的世家大小姐，而并不是这“维也纳”舞厅的歌女。直到李浅掐灭手上的烟，再次唤了声：付先生。

付白衣这才收回视线，道了声失礼。他看上去温良如玉，说起话来也是慢条斯理，他望向倚在他对面沙发里的李浅，李浅的穿着十分考究。付白衣心想，他的生活，一定十分好吧。事实上，他与李浅一个钟头前才碰上头，也只知道，这李先生全名李浅，是军统的人，仅此而已。杭城于他而

言完全陌生，不似东北那么守旧，亦没有上海那么开放，却在二者之间，有种莫名的神秘，像一株参天的香樟树，用树冠在空中画着绵长的图案，也像此刻，李浅端着酒杯，和他方才一样地，把视线投向舞台，若有所指地告诉他，这是艾蕊，是个商人，也是杭城红得发紫的名媛。然后李浅一笑，说你不会想认识她的。付白衣看不出他这一笑的含义，但他的确看见了艾蕊应对日本人的样子。

半个钟头前有一队日本人来过，李浅说，为首的那个叫清野建川，是个中佐，在杭城的生意只是他的幌子。

清野象征性地脱下礼帽，说，艾大小姐，我军的北川少将今日抵达杭城，在下欲在“维也纳”设宴，清野说着，又把纯黑色的礼帽戴了回去，说，艾大小姐可否行个方便？

艾蕊依旧站在舞台中央，好笑地看着舞厅里的音乐停了，歌声停了，舞步也停了，安静得甚至连喘息都听得见。她看着这人人自危的样子，说，清野阁下，好久不见。说话间艾蕊始终带着笑，像是面前的根本不是民族的仇人，而是她多年的好友。她的声音却如轻烟一样，淡淡的，通过话筒被放大，能让人的整颗心都凉下来。她顿了顿，又说，只是，“维也纳”今晚，已经被军统调查科给包下了。不如，此处不远有一“大都会”舞厅，倒也金碧辉煌歌舞升平，阁下今日不妨去“大都会”设宴，改日艾某再登门向北川少将赔罪。

清野望着艾蕊，倒是不怒，微微颌首，说，既然不便就不打扰，在下告辞了，艾大小姐，后会有期。然后带着人，转身走出旋转门。门外有些冷，清野把双手放进大衣的口袋里，望着阴沉沉的天色，说，要下雪了。而后坐进车里，念叨了句，“大都会”。

李浅透过酒杯看着清野离开，仰着头把半杯红酒一饮而尽，说，在这杭城里，敢这么拒绝日本人的，恐怕只有那几个大户了。

说到大户，李浅嗤笑了一声，改口说，原本三个大户，但白家的那个老

爷，现在是日本人的大舅子。

付白衣：卖妹求荣？

李浅又点燃了一支烟，叼着烟说，谁知道呢。

他抽的是老刀牌香烟，十支软装，烟盒上健硕的男人站立在船头上，手持一柄大刀，看上去像个海盗。付白衣只消看一眼，就认出这是十分名贵的英国进口香烟，他也抽烟，他抽的是华成烟草公司的金鼠牌香烟，也是十支装，价格却便宜得多。

付白衣与李浅所在的，是杭城颇有盛名的“维也纳”舞厅。在付白衣眼里，是否盛名他并不知晓，但舞厅着实奢侈得不像话：巴洛克式的建筑，平面近似橄榄形，舞池和吧台设在一楼，盘旋上升的楼梯，二楼的围栏周围有一些不规则的卡座和包厢，巨大的天花板壁画，强烈的光影对比。方才李浅说，通常有身份的贵族，都去二楼或是三楼的包厢。但这包厢的价格，怕是少有人能承受得起的，即使是在付白衣眼里已经很富有的李浅，也只担得起二楼的卡座。

李浅问他，付先生可愿为党国效力？

说话间，旋转门再次被推动，门外走进一位中年男士，身后只跟了一个随从。中年男人穿着一套合身的黑色西装，手持手杖，三十一二岁，长及小腿的毛呢大衣披在肩上，看上去比李浅还要华贵得多。付白衣心想：这件大衣，应该是上海最新的款式。

男人站在舞台的正前方，台上的艾蕊见到他，微微点头，继续唱着“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男人也不急，笑着听艾蕊唱完了一整首《何日君再来》，方才把请柬递过去，艾蕊只扫了一眼，淡淡地说，三日后？

李浅弹了弹烟灰，嗤笑着说，郑五爷……

付白衣见李浅如此说，不禁好奇：这郑五爷，是做什么行当的？

李浅闻言嘴角一抽，说，行当？他名义上是做丝绸生意，可他到底在做些什么，就没人敢过问了，他绝不是什么善男信女，郑家几乎控制了杭

城除租界外的全部码头。

可付白衣觉得，若比起艾大小姐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眼前这位郑五爷，看上去并不似方才李浅所形容的那般，反倒是，投足举手间，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又不敢靠近的气场。

李浅复又再次问了句，付先生可愿加入军统？

付白衣刚要张口，楼下轻烟一样的嗓音再次淡然地飘忽起来，艾蕊说，我知道了。

付白衣不由理了理领口，他此刻感到，杭城的冬日，湿答答的，也开始冷了。

二、家宴

仿佛只要西湖的水还在那里，“维也纳”就照样歌舞升平夜夜笙歌，就像只要艾蕊有空，舞台上就有她的影子一样，而杭城的诸位名流，照样为了能见艾蕊一面，终日在“维也纳”流连忘返。

这日却不见艾蕊的身影，南京政府派下一位特派员，监管杭城商会，郑蓦作为商会会长，在郑家公馆设宴款待，自是理所应当。

艾蕊应该是整个杭城最不想踏入郑公馆的人了。所以在整个郑公馆张灯结彩办家宴的门外，艾蕊坐在车里兀自抽着雪茄，迟迟不愿下车，烟味充溢着整个车厢。艾蕊不知道，在时过境迁之后，要怎么看待那个当初跟在她父亲艾成身后，孱弱得像个书生的郑蓦。直到侍者巴结似的拖了长音大声通报：

艾大小姐到——

车外的天气同艾蕊一样不耐烦，雨下得似乎要把她全部的性子都磨掉，长可及地的黑色大衣，烈焰一样红的长裙礼服，和象征贵族身份的网状头饰。

她一下车，早已两列站立的随从们立刻撑起黑伞，把雨挡得严严实实，她的副手项允中，复又撑起一把伞，却不给自己，而是将艾蕊整个人笼罩在伞下。

艾蕊的入场引得场内一片唏嘘、赞美和侧目，郑蓦的排场在杭城已经算是极大，郑家的宴会请来的，全是商界政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而在一些足不出户的贵族大小姐眼里，艾蕊，只是个抛头露面的交际花而已。

郑蓦抬手从一排香槟旁边，拿了杯法兰西红酒递给艾蕊。他知道，艾蕊与其他官家大小姐不同，她向来不喜欢香槟。他说，小艾，好大的排场。

十分钟前清野带着夫人白苏平入场，郑蓦迎上去，看着一身和服的白苏平，愣了一愣，心里竟有种被堵上的感觉，以至于迎面撞向了吧台边摆酒的服务生，服务生汗涔涔地定在原地，郑蓦只低头看了看，复又抬眼，望着已然长成一个成熟少妇的白苏平，问，令兄可好？

当着清野，白苏平向郑蓦行了个日本礼节，说，哥哥一向安好，只因身在外埠，无法亲自前来，非常抱歉。

说话间又来了几位政要，清野向郑蓦道了声失陪，说，苏平就拜托你了。

艾蕊就是这个时候拖着一席烈焰一样的舞裙走向他们，说，苏平是出落得愈发好看了。

清野刚走，白苏平就抬眼直视郑蓦和艾蕊，近乎乞求地说，可否让我见见郑尤？

郑尤是郑蓦身边的副手，此刻正游走在郑公馆大厅上下周旋，跟着郑蓦数年，对于这种场合，他也是游刃有余了。自打跟着郑蓦，郑蓦就拿他当兄弟，但白苏平，却拿他当初恋。

艾蕊刚要说“不可以，你现在叫清野苏平，是日本人的夫人”，但抬头看见白苏平眼里蒙上的薄雾，张口说出的话就变成了：好。

她带着白苏平出现在郑尤面前的时候，郑尤拿着雪茄的手兀地一顿，

不自然地咳了两声，他没想到清野会带白苏平来赴宴，也没想到白苏平还愿意来见他。艾蕊说，郑尤，你带苏平出去走走吧。

舞池里响起今晚的首支舞曲，郑蓦看了看郑尤单薄的衣物，将自己身上的羊毛大衣脱下，又亲手披在了郑尤身上，说，外面凉。言罢又说，带上几个兄弟，别落人话柄，开席前回来。然后他转身，对艾蕊做出“请”的手势，用足以让周边所有人都听到的声调说，今晚的第一支舞，艾大小姐可否赏脸？

纯黑色的衬衫，领口处绷开的一粒扣子，温良如玉的微笑。

再一次地，艾蕊只是笑笑，却不说话，这让人看不透她的底。艾蕊缓缓地脱下及地的黑色大衣，随手递给身边的项允中，郑蓦眼里带笑地望着她，烈焰一样红的舞裙，烈焰一样让人欲罢不能的女人。

五爷，请。

艾蕊自然地伸手挽过郑蓦，两人随着音乐旋转着进入舞池，周围又是一阵唏嘘。

二人默契得像是多年的情侣，每一个鼓点，每一次回眸，每一次双手在身体上的游走。郑蓦同艾蕊身高上的差距，外形上的般配，甚至每一个举动，都能引起场上的低呼。

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艾蕊对于郑蓦话语里的冰冷和客套，一声声的郑五爷，连现场最善于挖掘细节的报社记者们都看不透这两人的关系。两人踩着节拍和鼓点，旋转，相拥，最后一个音节，郑蓦忽地把艾蕊往怀里一拉，深情地吻住她火红的唇。

杭城那些大户人家的太太哪里见过这样的男女，抬手抚住上下起伏的胸腔。

但她们不知道的是，在吻上艾蕊之前，郑蓦在她耳边轻声说，一点钟方向。

所以艾蕊看起来眯着眼睛沉醉于舌吻时，却是在看似不经意间瞥过

郑葛身后的二楼，透过端着餐盘来去奔走的侍者、伫立在围栏处的安保，看到一个带着报童帽的男人。

江特派员到——

一声通传，曲停舞停。今晚的主角登场，郑葛和艾蕊一同出迎。清野也从另一个方向迎了过来。江义城看上去四十有余，文质彬彬的倒也客气，同郑葛握手后，接过艾蕊的右手俯身一吻，又向清野微微颌首，颇有几番风度。

江义城是艾蕊在军校的同学。席间，江义城说了很多军校的事，也学着蒋公的样子说攘外必先安内。江义城把自己灌得有些多了，按照他的描述，若非他一心向商，他应该是国民政府的要员才对。艾蕊只是附和着笑，心想：当年在军校，你也不是十分出挑，我们那一期，出挑的是陈恭澍和陈明楚。

觥筹交错之时，原本灯火通明的郑公馆突然漆黑，只留窗外透进来的些许微光，现场宾客陷入一片混乱，艾蕊立刻起身，吩咐项允中，保护江先生。她刚要转身，被郑葛拉住，他说，我和你同去。

艾蕊毫无感情地说，你留下来，保江先生周全。与先前缠绵共舞的样子截然不同。

也罢，你自己小心。

此刻如再不放手，郑葛怕自己又是自讨没趣了，只得吩咐郑尤，查看电路，尽快恢复通电。

这边艾蕊三两步从楼梯扶手翻上二楼，直奔配电房，郑公馆同艾公馆的房屋配置完全相同，艾蕊轻而易举就能找到郑公馆的任何房间。突然断电，一定是有人切断了电路，而目前那个人根本跑不远。

果不其然，艾蕊在配电房附近截住了那个她先前观察到的戴报童帽的男人，他个子不高，但动作灵活，抬手就向冲过来的艾蕊一个摆拳。艾蕊当即停下，左手接住摆拳，同时向左一撤，生生控制住对方，抬腿一个法

式踢打，男人被踢至墙边，艾蕊遂追上去左手前手直拳直冲横隔膜，断了对方还手之力，再接一个过肩摔，顺手从对方腰间抽出他佩带的匕首，落地时刺向其腹部，那人的横隔膜顿时大出血。

艾蕊制住那男人，说，刺杀南京特使，你好大的胆子。话音未落，大厅和楼梯处“砰”“砰”两声枪响，男人趁艾蕊抬头查看之时忽地挣脱，从二楼一跃而下。艾蕊见状朝那男人逃遁的方向扔出匕首，复又踩着栏杆，纵身一跃。

电路恢复，大厅瞬间灯火通明，此前宾客已被郑家人保护着离场，厅内登时只剩下江义城、郑家、艾家和清野家的几个人。

那杀手被艾蕊扔出的匕首刺中，砸落在一楼大厅，艾蕊跳下后拔出匕首，死死抵住那人的命门，低吼，谁派你来的。

死一样的沉默，死一样肃杀的大厅。

直到郑尤体力不支地倒在台阶上，众人才发现他受了枪伤，郑蓦见状赶上去察看，也不管自己受伤的左手。艾蕊朝他们的方向看了看，让项允中叫来守在门外的艾家随从，复抬手断了手里男子的脚筋，在屠宰场杀猪一样的惨叫里，面不改色地说，带下去，严刑拷打。

杀手被拖出一道血色的痕迹，艾蕊扔掉还在滴血的匕首，转身走向郑尤，郑尤伤在后肋骨，离心脏太近，又耽搁了治疗，明显失血过多，这会像一摊软泥一样倒在楼梯上。艾蕊尽管面无表情，但眼眶已经泛红，吩咐项允中叫医生来。事实上，父亲去世后，她一直尽可能地控制情绪，尽可能让人捉摸不透，但她实在做不到彻底没有感情。

但此刻最难过的怕是郑蓦，抬眼看向艾蕊的时候，脸上是罕见的伤痛，用一种无法形容的语气说，不用了，医生已经在路上，只怕来不及了。

郑尤是郑蓦看着长大的，虽没有血缘关系，郑蓦早已把他当作手足兄弟。如今这样，郑蓦只能抱着兄弟的头，以防血液倒流。眼看着郑尤呼吸

越发困难，郑萼越发手足无措，恐怕等不到医生来，郑尤就已经坚持不住。子弹距离心脏太近，艾蕊也不敢轻易下手，只俯下身子，撕裂衣服当作绷带，试图控制住大出血。

郑尤挣扎着唤着，艾姐姐，硬是要拉艾蕊的手。他伤在肋骨，此时要动必是极大的痛苦，艾蕊忙伸手过去，也顾不得一贯冷血的形象，说，郑尤，医生马上就到，你挺住。

郑尤摇摇头说，别费力了，我是不中用了，只一件事，姐姐务必要相信我。

艾蕊：你说。

郑尤：这几年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五哥，他真的……真的没有……背叛司令。

话音刚落，项允中领着医生进门，大家立刻七手八脚地把郑尤送上担架，大厅只剩下尴尬在原地的几个人。

艾蕊的尴尬持续到江义城和清野夫妇离开，她也向郑萼道了告辞，兀自转身离开，项允中只得向郑萼低头一礼，跟上不提。

刚出郑公馆，艾蕊就看到江义城的副官正在郑公馆门口等候，项允中见状，便走上前去说，余副官，您这是？

项副官，我们江处想见艾处长。

艾蕊对于余副官在郑公馆门口就改口很是不满，但毕竟江义城是上面派下来的，当下也并不好发作，只面无表情地上了江义城的车，动作极快，双方的副官都还留在车外。

艾蕊说，江处，好久不见，突然莅临杭城，找我何事？

哈哈，艾处长，你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几年了？江义城看起来还是方才在郑公馆的样子，但语气和称呼已经变了。

艾蕊侧身斜倚在车门，点燃一根雪茄说，三年半。江处这次来杭城，是代表军统一处？然后用夹着雪茄的那只手，单手撑头，倒显出几番媚

态——事实上，除了对郑蓦，艾蕊对所有男人都有一股发自骨髓的魅惑。唯独对郑蓦，时而火热得像是烈焰，时而又冰冷得像是触碰不得。

不错，另外……

江义城也点起一根雪茄，艾蕊看了看，是目前上海最流行的亨牌雪茄，她对这种舶来品极为熟悉，她是多年的老烟枪，也换过不少牌子，眼前这种被上海人认为是“有钱人的象征”的亨牌雪茄，价钱已经涨到2块大洋一根。江义城叼着雪茄，小口小口地品着，半晌才说，上面要我在杭城建立各界救国联合会，需要你协助。

艾蕊说，好。伸手就欲打开车门。

艾处长留步。

艾蕊闻言回头，及腰的长卷发被盘成当下最时髦的样子，虽已挡住了半张脸，但身上的香气和卷翘的睫毛却是如何也挡不住，何况此刻艾蕊一脸疑惑，说，江处还有何指教？

江义城弹掉雪茄的灰，复又看向艾蕊说，宾治牌的雪茄太冲，要抽就抽亨牌的。

尽管艾蕊知道这并不是江义城真正想说的，还是轻轻颌首说，有数了。然后欲打开车门，略微停顿，像是想到了什么事，复又回头说，江处，只一件事，我的身份还没有暴露，人前请不要称呼我艾处长，我只是贩卖军火起家的艾家大小姐。

江义城似笑非笑地说，有数，有数，看来艾处长很喜欢这个身份掩护。

喜欢谈不上，我确实是艾成的女儿，确实是军火商，只是多了个苏沪杭军统三处副处长的身份而已。

第二日天色一亮，郑蓦就被请至艾公馆，他的脚刚踏进艾公馆，就急忙问在门口迎接的项允中，大小姐怎么了？

项允中说，大小姐很好，五爷请。

厅内艾蕊刚放下电话，抬眼看见郑蓦，吩咐吴妈上茶，就再不说话，只翻看着手里的相片。直到面无表情地把相片递给郑蓦，艾蕊才终于开口，死者是我昨夜派去监视江义城的特工，案发地点距离江家很远，手法也不干脆，你怎么看？

昨晚从江义城的车里下来，艾蕊一路不语，项允中早已等在艾蕊的车旁，开门，待艾蕊上车后跟着上车。良久，艾蕊才吐出一口烟圈，说，允中，通知行动队，派人盯着江义城。

项允中对于艾蕊的任何吩咐都点头称是，随口一问，您怀疑江处长？

艾蕊闻了闻手上的宾治牌雪茄，并没有觉得味道冲，但还是掐掉了抽到一半的雪茄，才回答项允中，不排除，一处是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我们向来没有合作，他成立救国会，怎么偏就需要我的帮忙？就算拉帮结派，他也应该去拉拢郑蓦才是。我怀疑他刻意接近我，醉翁之意不在酒。

昨晚艾蕊看着江义城的车子离去的方向，想起了往日在军校的日子。那时候在上海，她觉得自己满腔热血，而不似现在，懒懒散散的样子。

郑蓦翻看着相片，茶水被放在他的手边，飘飘然地冒着热气，他的眉头皱得像是拧久了的抹布。在杭城混至今日，郑蓦不是没见过死人，亦不是没杀过人，但手法如此不干脆、将人活活折磨致死的方式，就连他看了都觉得残忍，因此只略看了两眼，就把相片递还给艾蕊，说，江义城是军统一处的人，按说不至于如此阴狠，何况死者还是姓国的自己人。

艾蕊接过相片也是扔到一边，说，他这人向来只图财，手段没这么狠，这件事不大可能是他做的。我担心的是，他背后有更大的势力在帮他，比如……日本人。

郑蓦闻言，摆摆手说，日本人目标太大，况且江义城有军统身份，他们不见得愿意蹚这浑水。但有一个人就不一定了。郑蓦若有所指地放下茶杯看向艾蕊。